

花間坊
HUJIANFANG

《国家安全》作者玉晚楼
《江湖遍地卖装备》作者禾早
联袂推荐

九重

【终结篇】

怀箴公主 著

画堂金雀井，
屏深院锁，烛花清影。
月醉人归，
渐宴罢，成空景。

朝華出版社

怀箴公主

著

九容

【终结篇】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容：终结篇/怀箴公主著. —北京：朝华出版社，2009. 11
ISBN 978 - 7 - 5054 - 1791 - 5

I. 九… II. 怀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5230 号

九容：终结篇

作 者 怀箴公主

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
责任编辑 李 磊
特约编辑 渔舟唱晚
责任印制 张文东
封面设计 八牛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433213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310 千字
印 张 22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装 别 平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1791 - 5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目录



第一卷 小郎薛王爷

- 第一回 如烟情已尽 3
- 第二回 大难各自飞 19
- 第三回 情义两难全 40
- 第四回 小郎薛王爷 55
- 第五回 感君情意深 76
- 第六回 宫花寂寞红 109
- 第七回 步步险为营 128
- 第八回 回肠终上书 156
- 第九回 隆恩难消受 170

第二卷 纵横捭阖事

- 第一回 黄沙永不息 177
- 第二回 回首未展眉 196
- 第三回 祸根暗暗生 216
- 第四回 悔恨不当初 238
- 第五回 举国之大哀 255
- 第六回 势败如山倒 267
- 第七回 一别成永诀 284
- 第八回 风雨渐飘零 296
- 第九回 纵横捭阖事 305
- 第十回 喋血文华殿 326
- 第十一回 血染紫金宫 339
- 尾 声 346



第一卷
小郎薛王爷



第一回

如烟情已尽

薛王爷忽然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虽然本王说了这些，毕竟九容姑娘的心里还是放不下，那却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儿啦。少奶奶既然想留下来，不妨就留下来吧。”

沈洪说道：“若不是九容，湘儿当初也不会沦落成那种惨状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不会再留下九容的，我一定要写休书。若是谁不答应，从此我就离开沈家，与沈家再也没有半分瓜葛了。”

我见沈洪如此绝情，心中已然觉得再没有什么可留恋，说道：“我走。劳烦大公子派人把休书给我送去吧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往外走去。

“慢着！”老夫人叫道，“容儿，纵然你已经不是沈家的媳妇啦，我依然不把你当外人。你以后就在我那边跟着我吧。”

我苦笑一下，知道老夫人用的是缓兵之计。她打算让我先住下来，然后等时间久了，沈洪的意见不坚决了，或者回心转意了，然后我们两个可以重新在一起。可是事到如今，纵然有朝一日，沈洪能够回心转意，我还能待他一如当初么？现在柳雨湘已然出现，难道他的心中，又能够



待我如去年那般？

我缓缓说道：“老夫人，多谢您的好意。只是既然我已经和沈家没有关系了，实在是不好再在沈家赖着啦，免得旁人闲话。而且我爹的年纪也大了，我回家也可以好好照顾他。我走后，老夫人，你要好好照顾自个儿，别太劳神了。”

明月欣儿上前来，说道：“少奶奶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你肯不肯带着我一起走？你是知道的，我明月欣儿实在是很能干的，我既会种田，又会种菜，还会养兔子……嗯，哪怕你让我往田里浇粪我都能做的。少奶奶，你说我是不是很能干？你一定要带我一起走。”

明月欣儿边说着，边跪倒在老夫人面前，说道：“老夫人，这些年实在感谢您的养育之恩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会永远铭记在心的。可是现在，我想跟着少奶奶一起走。我没有银两赎身，求老夫人容许我先欠着，等我赚了银子，我就还给你。”

4

老夫人拉起明月欣儿，说道：“明月欣儿，你这是哪里的话。”

冰凝也抢上前来，说道：“九容嫂嫂，要是你走的话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我也说过，我要跟着你一起走。”

老夫人叹道：“好啦。你们若是非要走，到如今我也知道留不下你们。不如这样吧，从明个儿开始，容儿，你带着明月欣儿和冰凝，仍然来沈家的酒坊工作吧。沈家的账目和事务，我依然交给你打理。你实在是我可以放心托付的一个人。若是在村里觉得不方便，你们不妨就在城里租一间房子吧。沈家酒坊还缺一个酒尾公，亲家老爷若是不嫌弃，可以来做这个。容儿，我每个月给你俸禄，聘请你，这你总不能推脱了吧？”

明月欣儿听闻，已然拍手道：“好耶，好耶。若是如此，我以后就不用种田种菜养兔子啦，更不用浇粪啦。说真格儿的，这些活计，我还真是没有做过。”她边说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我见老夫人说得如此坚决，又想到如今沈家能够有能力打理酒坊的，只有沈齐夫妇，但是沈齐夫妇到底是不是可以信任、真心为沈家好的人，确实还有待商榷。又加上若是冰凝和明月欣儿都跟着我走了，以后一家

人的生计，实在是很难。想到这些，我说道：“好吧，老夫人，我答应你。”

老夫人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容儿，我真心希望有一天，你能再回到沈家。”我笑了笑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因为我打从心底，不想着再回来了。

我爹见到我再次被沈家休了，而且还把明月欣儿和冰凝带了出来，很是吃惊。我把事情经过平静地和我爹讲述了一遍。气得我爹把沈洪骂了千遍万遍。明月欣儿也跟着在一旁一起骂。直到两个人都骂累了，我的耳根才得以清净下来。

我把老夫人要我们几个人去沈家酒坊做事的事情说了一遍，我爹听到既有银子拿又有酒喝，自然没有不赞成的道理。于是，第二天的时候，我们就去城里找了一个小小的四合院落，把家安在了城里。

虽然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拿到了沈洪的休书，从此不再是沈家的人。可是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却做了沈家酒坊的女掌柜的。过了一两个月，人们渐渐忘记了我曾经是沈家大公子的小妾，他们所记得的，只是我如今的身份。潍县城里的人，从此都称呼我为“酒娘”或者“沈家酒娘”。

初秋的时候，天地间万物都是那么萧条，漫天的落叶在西北风中漫无目的地凋零。天上，又有鸿雁飞过，发出喑哑的哀鸣。

沈家酒坊，自从出了老夫人的官司事件，就不似以前景气了。而且，还惊动皇帝亲自下达圣旨，要来惩处老夫人。虽然最后，事情的真相弄明白了，但是沈家酒坊的声誉，却因为这件事受到了莫大的影响。虽然沈家的酒，还是要运到京城供应给王公贵族和皇室一部分，但是量却比以前减少了三分之一。而沈家酒虽然名扬天下，但是要从依靠皇室到现在的自己找销路，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于是，一两个月之间，沈家酒坊在各地开的分店，倒闭了一半多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歉意。毕竟这一切，是在我打理酒坊后出现的。但是老夫人并没有责怪我，反而说道：“这件事都是我连累的，和你没有关系。容儿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便是我当家，我实在也不能做到这样的。”

我爹私下里跟我说：“闺女，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总不好终日抛头露

面的，若是有合适的人儿，就推了老夫人酒娘这份担子，好好找个人嫁了才是正理儿。”我总归知道我爹是为我打算，每次便应付一般答应着他。久了，我爹有些不乐意起来，开始四处为我物色人选。什么杀猪的刘二牛，送水的张四丙，考中秀才的孙峭山……只要他觉得合适的，便都偷偷找媒婆来和我提亲。我看穿了他的计谋，不过总是不忍揭穿他，虽然心里头很是不愿意，但是每次还是硬着头皮招待媒婆，好言好语招待了，再送一点儿银两把媒婆打发走。久而久之，潍县的媒婆居然私下里都觉得我和我爹是两个冤大头。

这日里，我又才打发走了一个媒婆，正独自一个人哭笑不得。

这时，冰凝笑嘻嘻地走了进来：“九容姐姐，这会儿老爷子又给你找的是哪户人家？”

明月欣儿跟在后头问她出了什么事这么好笑，冰凝忍着笑道：“也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儿。只是方才……方才我见着马媒婆，就一时多事儿，问了她这回来和九容姐姐提亲的是谁。结果……结果居然是潍县城里摆摊算命的那个张瞎子……笑死我了，老爷子居然……居然这么胡闹……”冰凝越说越笑，笑得直不起腰来。明月欣儿滚到我的怀里，直嚷着笑得肚子疼，要我给她揉一揉。

我自个儿想想，也觉得好笑，便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就在我们笑作一团的时候，庆叔忽然走了进来，脸色有些阴晴不定，说道：“掌柜的，我有件事儿，想央你一回。”

我忙让庆叔坐了，说道：“庆叔有什么事儿，不妨直说就是，说别的岂不是见外啦。”

庆叔坐了下来，面带愁容，看了明月欣儿、冰凝一眼。我心里已经明白他是有事儿要说，于是对她们说道：“庆叔这里有事儿，你们先忙自个儿的吧。等有工夫啦，我们再闲聊。”她们一起出去了。

庆叔这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说道：“掌柜的，求你救命，求你救命。”

我来沈家这么些年，庆叔便是在老夫人面前，也是不跪的，我实在想不明白，他为何忽然向我下跪。他是长者，我立刻把他扶起来，说道：

“庆叔，有什么事儿，不妨起来说吧，若是如此，可当真是折杀九容啦。”

庆叔面上的愁容愈加深了，他说道：“求掌柜的救老……救桂叔一命吧。若是掌柜的不肯帮忙，桂叔他只有等死了。”

“桂叔？”我一时有些诧异，我原本想到很多可能庆叔找我做的事，结果却是找我去救桂叔。桂叔这个名字，我只是觉得耳熟，可是想来想去，却实在想不起到底是什么人，在什么地方见过。

庆叔忙说道：“对，就是桂叔。是在七里坡看守沈家陵园的那个桂叔，求求掌柜的救救他吧。”

庆叔说得没头没脑，只是言语神情间急得不行。我瞧见了也觉得着急，却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儿。我问道：“庆叔，桂叔他怎么啦？”庆叔说起桂叔原本是在七里坡看守沈家墓园的，我倒是想起来了。梅娆非死的时候，沈福抱着她去下葬，当时，我和冰凝也追了过去，就在沈家墓园见到了桂叔。我对桂叔这个名字，印象倒不是很深刻，以至于居然忘记了。可是，我对桂叔这个人的印象，确实深刻得不能再深刻啦。

我记得那个桂叔，永远叼着一杆旱烟袋，坐在墓园旁边。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年纪。只是他的脸和手上的皮肤，都如同老树皮一般。尤其是脸上的皮肤，好似被火烧过一般，看起来十分恐怖。他一年到头，无论是春假秋冬，都是那么一套衣服，目光呆滞，却又似洞察一切世情，看起来十分诡异。

庆叔见我终于记起来了，忙说道：“掌柜的，几日前下了第一场冬雪，桂叔着了凉，得了风寒，他也没有理会，谁知道到前几日高烧不止，生了一场大病。省城的名医说，普天之下有一样东西，能治百病，让人药到病除，只要能拿到这样东西，庆叔就得救啦。这东西，是一样叫做“紫龙七连参”的至宝。这紫龙七连参，世间一共只有三棵，一棵在皇上那里，一棵在薛王爷那里，还有一棵，皇上赏赐给了镇关大将军。这种紫龙七连参，据说功效奇特，不但能药到病除，甚至还有人传说它有起死回生之效。”

我沉吟片刻，问道：“庆叔，你确定这紫龙七连参，一定能治庆叔的病么？”

“这——”庆叔犹豫道，“这我也不知道，只是那名医那么说。可是掌柜的，无论如何，这总是一线生机，若是能求得紫龙七连参，老……桂叔的病情就还有救，若是求不到的话，只怕是……只怕是桂叔撑不了几天啦。掌柜的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桂叔吧，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桂叔……”庆叔连声恳求我，到最后有些声泪俱下，让我瞧见了，心中觉得很是不忍。

既然庆叔说那紫龙七连参，普天之下只有三株，而且都在位高权重的人手中，可见那是珍贵异常的东西。虽然袁震东和薛王爷都与我交好，可若是这么贸然然和他们要了，岂不是有些强人所难么？但是，桂叔又毕竟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，虽然说与我无亲无故，难道我便要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尘世间么？一时之间，我很是犹豫不决。

庆叔再一次跪了下来，说道：“掌柜的，我知道你是好心肠的人，求求你大发慈悲，无论如何，也要救救桂叔，若是他出了什么三长两短，沈家——我这心里头怎么过意得去？”

我心里头的疑惑愈加重了些，桂叔只是沈家墓园一个守护墓园的平常人，为何庆叔这么为他求情求药呢？我思虑再三，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于是，我问道：“庆叔，你和那桂叔，却是什么关系？可是有什么亲戚关系么？”

“不是。哦，是，掌柜的，是有亲戚关系，我和桂叔是亲戚。我们……我们是很亲近的亲戚，还求掌柜的能发发慈悲，帮桂叔度过这个难关吧。”我听到庆叔说得十分含糊其辞，不禁更加疑心起来。但是，我也瞧得出，庆叔并不愿意提到这个话题，只好打住不问。

庆叔见我面上的神色，忙说道：“掌柜的，求你救救桂叔吧，以后你会发现，你今天所做的，都是没有错的。桂叔他真的不能死，掌柜的，只要你可以为桂叔求得紫龙七连参，他说不得会康复的，到时候，沈家上下，都会感激你的恩德的。”

庆叔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更加糊涂了。桂叔只是沈家一个看守墓园的，为何我救了他，沈家上下都会感激我的恩德呢？庆叔的话，让人疑虑重重，可是猜来猜去，却始终摸不到头脑。

我思虑再三，说道：“庆叔，这紫龙七连参如此珍贵，得来不易，我只能尽力而为。我也不知道，能不能求得，只能是尽人事、听天命。”

庆叔听了我的话，惊喜道：“掌柜的，你肯帮这个忙么？当真是谢谢哦。我一定为你供奉长生禄位，保佑你。掌柜的，你真是个大好人，谢谢你！”

我忙扶着庆叔起来，说道：“庆叔，你先不要谢我谢得太早啦，我也始终不能知道，我可不可以求得。纵然是老夫人人生病，将军和王爷也未必肯把那紫龙七连参拿出来，何况，桂叔只是区区一个看守墓园的呢。”

庆叔连声说道：“掌柜的，我知道。只要你肯帮忙，我已经是感激不尽啦，只要桂叔能活下来，就是苍天保佑，菩萨见怜，让沈家……不是，是让桂叔有这等造化。”

我本想亲自去一趟王府，想到已经变成黄烟陌的柳雨湘，就对庆叔说道：“庆叔，劳烦你去将军府请将军来一趟吧。”

庆叔连连点头却又说道：“掌柜的，我还有一件事相求，还希望掌柜的能够答允。”

我问道：“还有什么事儿？庆叔你不妨一并说了吧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做，不过要是超出我能力所及，我也没有法子。”

庆叔说道：“搭救桂叔这件事，求你千万别告诉老夫人，千万别让老夫人知道，不然，恐怕——”

“恐怕什么？”我愈加疑惑起来，桂叔只是一个看守墓园的老下人，难道老夫人还会对他的事情在意么？

庆叔说道：“掌柜的，没什么，只是求求你，这件事千万莫让老夫人知道，求求你答应老奴这个请求吧。不然……不然恐怕桂叔不但不能被救，就是老奴，也在沈家待不下去啦。”

我见庆叔欲言又止，显然是有难言之隐，纵然心中有数不清的疑虑，也不好再追问下去。我说道：“庆叔，你放心吧，我答允你，绝对不告诉老夫人这件事就是，你放心吧。”

庆叔这才点点头，转身离开，亲自去将军府请将军。

过了大约一个多时辰，庆叔在外面敲门道：“掌柜的，袁大将军



来啦。”

我一听说，忙道：“快快请进来。”

庆叔答应着，袁震东已然推门进来。庆叔看了我一眼，脸上的神情十分惶急，我朝着他点点头，他这才退了下去，顺带着关上了房门。

袁震东笑道：“容儿妹妹，你今个儿找我来，有什么事儿么？还是当真只是叙旧而已？”

我也笑着说道：“震东哥哥，我今天请你来，是想请你搭救一个人的性命。这世上，只有你才能救得了他。”

袁震东闻言，问道：“是什么人？难道是沈洪？容儿，你找我来，不会是为了让我帮你救人的吧？我还只当你真的是找我来叙旧。”

我的面上，一时有些尴尬。我说道：“震东哥哥，是我不对。只是人命关天，请你一定要帮忙才是。我要救的人，并不是沈洪，而是一个老人家，是沈家七里坡看守墓园的桂叔。他如今得了重病，总是不见好，大夫说恐怕只有紫龙七连参才可以医治得好。而我听说，这紫龙七连参，天下间只有皇上、薛王爷和震东哥哥你，每人有一株。我知道这种药材十分名贵，可是人命关天，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救桂叔他老人家一命。”

袁震东听说我要救治的人，不是沈洪，脸色好看了些，不过仍然有些不以为然，问道：“容儿，你辛辛苦苦把我请来，要救的人，只是沈家一个看守墓园的么？他和你有什么亲戚关系么？还是他是你的什么人，要你这么不惜帮忙他？居然来和我要紫龙七连参？你可知道这紫龙七连参有多名贵么？自从皇上赏赐给我之后，我自个儿也没舍得用呢。”

我听到袁震东这么说，郑重说道：“震东哥哥，桂叔和我，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，也不是很熟悉。我只是见过他一两次而已，他是一个孤苦的老人，无依无靠。如今生了病，我知道了，而且，我知道这种紫龙七连参只有皇上、王爷和你有，我觉着我可以帮助到他，所以我才来求你。若是你觉得，救助一个孤苦老人，是糟蹋了你的紫龙七连参的话，我也没有法子，那么我另请别人帮忙就是啦。”

袁震东见我这么说，面色有些怫然不悦，说道：“容儿，你也不必拿话来挤对我，我也并没有说不帮。难道，在你心目中，你认为只有薛王

爷才会帮助你，我袁震东就不会么？你别忘记啦，我们是青梅竹马长大的。我对你的好，你该知道，你想要的东西，莫说只是一株紫龙七连参，便是要我的命，我也二话不说拿给你。我对你的情意，你懂么，容儿？”

我见袁震东如此说，心里头很是动容。我咬着嘴唇，说道：“震东哥哥，你对我的好，我原本是都懂的。若不是这样，有了什么事儿，我也不会第一个想到来找你啦。”

袁震东微笑道：“容儿，听到你这么说，我心里头很安慰。你且在这里等着，我回去取了紫龙七连参，让下人给你送来就是。如今天冷了，你自个儿好生保重。千万莫要因了一些琐碎的小事儿，伤了自个儿的身子。”

我只觉得很温暖，说道：“震东哥哥，我知道啦。这次的事儿，真是多谢谢你才是。”

袁震东朗然一笑，说道：“这有什么值当谢的。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要论情分，谁个还能比得了我们二人。”

这件事，就这么说定下来。总算可以对庆叔有个交代，桂叔也许可以得救，我心里头稍稍安慰了一些。我把庆叔找来，和他说了这件事，庆叔禁不住喜上眉梢，一直说着：“桂叔这次终于有救啦。苍天见怜，苍天见怜哪。”

可是一直从早晨等到了中午，吃过午饭后又一直等下去，直到下午，将军的人，还是没有来。庆叔不禁着急起来，我也觉得很是不妥，有心想去将军府问问，可是总不愿意见到黄烟陌。

不过始终是人命关天，救命这种事情，是一刻钟也耽搁不得的。我对庆叔说道：“庆叔，你去将军府看看吧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。要是将军的紫龙七连参不能给了，我们再想别的法子。”

庆叔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掌柜的，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儿，还是劳烦掌柜的你亲自去一趟，好么？”

我见到庆叔眼中迫切的神情，叹口气，说道：“好啦，庆叔，你莫要再担心，我去一趟就是。只是，你陪着我一起去吧。”庆叔也知道我和黄烟陌的事情，自然就答应了。于是，我带着庆叔，向将军府走来。



走到将军府门前，我犹豫再三，让侍卫去通报，我要见袁大将军，并且特别叮嘱他，千万莫要通过将军夫人，直接去报告将军就是。那侍卫也是见过我的，也认得我，听到我这么说，立刻就答应了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出来，说：“九容姑娘，将军和夫人在大厅等着，有请姑娘进来吧。”我皱了皱眉头，明明说是不叫黄烟陌知道，结果却还是被她知道了。但是却也不好责怪侍卫，只得带着庆叔走了进去。

果然，袁震东和黄烟陌，已经在正厅等着。见到我，袁震东忙站了起来，让我坐了，庆叔也陪坐在一旁。黄烟陌笑道：“原来是九容妹子来啦，怎么不早支会一声呢？我也好早让下人们准备待客的东西，也不至于现在一时间乱了阵脚。”

我看了黄烟陌一眼，淡淡说道：“谢谢夫人，不必啦，九容只是来坐一会儿，这便走啦，不劳夫人费心。”黄烟陌果然就是柳雨湘，她和柳雨湘，也自然是生得一模一样的，只是她说话的时候，妖冶无比，一言一行，更是媚态横生。她和我所认识的那个柳雨湘，居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。我在心底暗暗叹气，也难怪沈洪一直怪罪于我，他深爱着的女子，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，任凭是谁，心里头总不会是太好过的。

黄烟陌却仍然是笑着，笑得妖媚，说道：“九容妹子何必客气呢？我们可是一家人，谁家和谁家呢。”

我淡淡一笑，不再理会她，只是向袁震东道：“袁大将军，今个儿早晨将军答应的事儿，我只是想问问这个。若是大将军为难，那便就算啦。我自己想别个办法就是啦。”

“这——”袁震东看了我一眼，脸上有些歉意，他说道，“容儿，这个——”他欲言又止，想必是在想这话怎么说才好。我见他为难，便说道：“大将军，若是你为难，这件事就算啦。”

庆叔有些惶急地对我说道：“掌柜的，桂叔他的命——”

我说道：“庆叔，你不要惊慌，总还有别的法子呢。”

袁震东说道：“容儿，并不是我不肯把紫龙七连参给你，只是……”

黄烟陌笑道：“将军，我来帮你说吧。九容妹子，这紫龙七连参原本我们府上是有一株的，只是现在却已经没有了。因为怀南王的小儿病重，

他派了使者来跟将军求这棵人参，将军总不好不给他。虽然怀南王并不是薛姓皇族，但是始终是王族，将军怎么能得罪他呢？还请九容妹子也体谅体谅将军的难处吧。”

我看着袁震东，说道：“既然已经给了怀南王，将军今日怎么又答应给我呢？”

“这——”袁震东一时语塞，说不出话来。

黄烟陌立刻接口道：“九容妹子，你是误会将军啦。这株紫龙七连参，是我做主给了怀南王的。都有好些日子了呢。当时，怀南王的使者来到的时候，将军正好不在家。我就擅作主张，把这人参给了怀南王。将军回来后，我一时忘记了这件事儿，也没有和他提起。将军并不知道这件事儿，所以居然又许给你。九容妹子，你莫要责怪将军才是。”

黄烟陌巧舌如簧，说得活灵活现，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该不该信任她。不过，袁震东已经没有紫龙七连参，却是真的。我若是想帮忙桂叔，就要想别的法子。我看到庆叔急得老眼中都快要落下泪来，心里头不禁有些气恼。我对袁震东说道：“将军，你许下我的时候，或许是不知道的。但是，当你知道了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第一时间告知我，而不是这么拖下去，你不知道病不等人的么？”

袁震东面上的歉意，更加浓重，说道：“容儿你说的是，这件事儿是我做得不好。”

我见他如此，也不忍深责怪，说道：“庆叔，我们走吧，再想别的法子就是啦。”

庆叔急得没有法子，只得跟着我站了起来。

就在我们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侍卫走了进来。

那侍卫走上前来，对袁震东说道：“启禀将军，怀南王的使者中午来的时候，落下了东西在此，因那东西是怀南王赐给的，所以他特意回来询问。”

袁震东的脸色，当时变得青一阵白一阵的，我笑道：“既然是怀南王的使者大驾光临，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就不在这里叨扰将军啦。庆叔，我们走吧，若是耽误了救命可就不好了。”